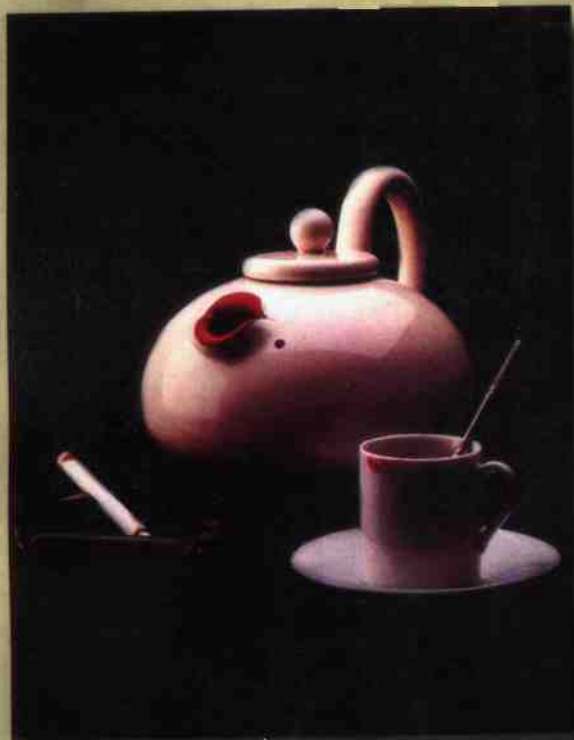


# 品茶斋随笔

段海峰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品茶斋随笔

段海峰 著



作者漫像  
方成 画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品茶斋随笔

段海峰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69号)

天津市武清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:32 印张6<sup>1</sup>/<sub>8</sub> 插页2 字数125000

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---

ISBN 7-5306-2469-5 / I · 2204 定价:8.80元

## 序

张中行

不久前的五月下旬，我由高莉美女士陪伴，往郑州，为两处旧都城开封和洛阳之游。段君海峰是熟人，在郑州工作，缘情或依礼，都要多方关照。临别，他拿出一部书稿，名《品茶斋随笔》，说让我看看，如果认为还可以，希望我写几句，长短皆可，结个缘吧。书稿收报刊发表过的随笔数十篇，都是记事性质，分上下两辑，上辑写访问人的情况，下辑写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。篇幅都不长，盖名为随笔，应与长篇大论有别也。

我与段君熟，是因为他既是书迷，又在编《时代青年》月刊。书迷，多看书，多买书，因而未晤面却知道有我这样一个老朽；编期刊，稿源是多多益善，于是而有登门约稿之事。初见，印象是精力充沛，兴趣广泛，更表现于外的是有闯劲儿，有时世间的规范像是拘束不住。比如他见生人，也递名片，名片的上角却印个漫画式的头像，其意若曰：“这就是我！”头如是，全身就会更是这样，听说他曾投剪刀、糨糊而从商，时间不很长，是腻了还是不能“发”？又拿起剪刀、糨糊来。推想他在人海浮沉，永远没有放下笔（其后是电脑打字机），因为只是不久前，他还送来一本名为《有话要说》的散文集。我的体会，他接着要印这本《品茶斋随笔》，也正是因为有话要说。

有话要说，走注疏家的老路，也可以“正义”。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，是连得失也看作无所谓的家道的看法。我们是常人，对于有话，并拿起笔来写，就不能这样看。怎么看呢？就贴近这部书稿说，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推重的。其一，有话，

是来于还热爱世间；因为热爱，见到可人意的就欢欣，见到不可人意的就有牢骚，有，就愿意记下来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作者笔下有是非感，有爱恶，文就不是可有可无。其二，通观全书，文章的两个突出的优点是有人情味儿。如上辑写季羡林，写靳飞等，下辑写戒烟，写第二故乡等，都含有深情，能使读者生“我见犹怜”之感。随笔，亦散文也，或散文的一种，要以抒情为主线；不如此，如时风八股之连篇歌颂圣德或奉旨骂贼，就只能使读者皱眉了。其三是语言方面能够简明、活泼、流利，没有故意求深求晦的毛病。这虽然像是小节，却并非不重要，因为时下有一种风，以离常格显示高明，段君年甫过而立，能够出淤泥而不染，也是很难得的。

写到此，想想还有什么话好说。洛阳之游的照片寄来。其中一帧是龙门奉先寺大佛前的同游四人合照，段君下蓝上紫红，还有些五陵少年气。我不禁想到孔老夫子说的“后生可畏”，他是未及四五十而有闻焉，希望继续写下去，必能写出更耐读的作品来吧？

1994年6月19日于京郊燕园

## 目 录

序.....	张中行(1)
和胡荅青先生聊天儿.....	(1)
张中行先生请客.....	(4)
和萧乾先生换书.....	(9)
季羨林先生的认真.....	(12)
梁树年先生的遗憾.....	(14)
我和冯亦代先生的书缘.....	(17)
爱喝酒的汪曾祺.....	(20)
林斤澜做我的介绍人.....	(24)
苏金伞的诗心.....	(27)
漫写方成.....	(31)
一 面.....	(34)
京城“遗少”靳飞.....	(38)
未名湖畔三雅士.....	(42)
我与名人们.....	(47)
描摹张海.....	(50)
学生眼中的唐玉润.....	(53)
唐海画狐.....	(56)
云心禅堂访健强.....	(59)
请客的故事.....	(62)
日 记.....	(64)
我的戒烟.....	(66)

理 发 .....	(68)
名 气 .....	(72)
鞭 炮 .....	(74)
自 弈 .....	(76)
换 笔 .....	(78)
购旧书记 .....	(81)
闲 情 .....	(84)
怀 旧 .....	(87)
说市招 .....	(89)
游 戏 .....	(92)
过 年 .....	(96)
感动平凡 .....	(99)
说“寂寞” .....	(101)
演 讲 .....	(103)
歪读《曲梦影》 .....	(106)
品茶斋说读书 .....	(109)
段蒙与鹏鹏 .....	(112)
债 .....	(116)
不敢停笔 .....	(118)
聚与散 .....	(121)
友 情 .....	(123)
静夜思 .....	(125)
说“功利” .....	(128)
意 义 .....	(131)
且听下回分解 .....	(135)
熟人·朋友·豪猪 .....	(137)

喝茶记雅.....	(139)
赏 菊.....	(141)
围棋与木棍.....	(143)
写 字.....	(145)
电蟋蟀.....	(147)
我在少林寺的日子里.....	(149)
炒股偶得.....	(154)
忘不了的白云山.....	(157)
桂林纪游.....	(160)
三国故里.....	(163)
岳阳楼游踪.....	(166)
又见大海.....	(170)
雨中,在天安门广场.....	(173)
家乡话.....	(176)
情系母校.....	(179)
第二故乡.....	(182)
后 记.....	段海峰(186)



## 和胡絮青先生聊天

胡絮青老人已经九十多岁，是老舍先生的夫人，著名的女画家。我之所以称她“先生”，也是依惯例，像大家对冰心称先生一样，胡老作为德高望重、成就斐然的前辈，甚至我认为称先生也难以完全表达出对她的敬仰。

老人靠在沙发上，我坐在她的斜对面。落日的余辉从西窗照进来，静静的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
“您经常出去走动走动，对身体有好处。”

“住得太低，要是住在高层，也能爬两层运动一下。外面太嘈杂，污染得厉害，有时候只到北边的地坛公园，那里青草多，草坪上常见孩子打滚。还是想住回老舍故居，四合院。大家知道我爱花，送了不少，可在楼里没法养。像给圈起来一样。”

她停下来，揉着手，手上有很明显的青筋和老人斑，我也没问什么，就那么静静地看她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河南。”

“噢，河南。1986年我去过，到洛阳、开封、少林寺。是哪儿的包子呀，一屉屉的，去吃的时候，得排队，当时有人还专门给我占座位。”

我笑了，有几分得意：“是我家乡开封的小笼包子。行话讲，提起像灯笼，放下似菊花——就像您这盆菊花。”

“菊花傲霜，花里是上品。洛阳的牡丹真多，人也多，出门俱是看花人，我挤不动了。”

老人背后的墙壁上，有一幅老舍先生的彩色照片，老舍先生正在看着手里的一件什么东西，因为光线暗下来了，我看不清那是什么，反正不是书，也不是一般作家爱摆的那种读书或握笔的姿势，老舍先生聚精会神地看着，几乎可以说，是以工作的神态来看那件东西的。

我拿出我的宝贝题签簿，上面已有几十位名家的题签，老人接过去，放在膝盖上一页一面的翻。翻到李準，说最近读到李準夸贤妻的文章，翻到臧克家，羡慕臧克家的四合院，翻到冯亦代，说，周总理让冯亦代把“亦”字改为“一”，“冯一代”，一代文豪，冯亦代不敢改。随后见李霁野的笔迹，又和李霁野比年龄，翻到严文井，惋惜严文井搬得太远，联系不上，翻到萧乾，说他幽默，翻到张中行，盛赞行翁的学识。行翁之后，是空白。她抬起头，问我：“那我也得写一句吧？”

我这本子题签的名人越来越多，再求名题签时也愈来愈好求。老人题的是：“学以致用，随遇而安。”起初她没有钤印，我不满足，又央她盖印，她问：“都有印章吗？”我糊弄着说：“都有都有。”这幅题字始得完整。

老人是北京市一级画家，有《胡景青画集》等著作，可惜这画集我没有看过，不敢妄言。老人脾气好，待人和善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总是有求必应。一些饭店开业，求她题了匾，请刻工做门头，很是增了身分，饭店经理向老人许愿说：“有您的题字，您什么时候来吃饭都不会收钱。”

这段插曲，我是从别处听来的，因为这会儿聊得高兴，我就问老人，饭店经理是否许了这个愿。老人笑起来：“他们知道我去不了。要是换成别人，比如是你，如果真的天天去，看他经理还敢这么说？”

北京冷得早，11月初就烧暖气，我背后的暖气片热烘烘的。屋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甚至起初当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都只顾看花而没有注意到。现在，听着老人轻声细语地说话，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无以言表的悠适。老人的晚年，如这开透的菊花，自足而惬意，显现出生命超乎尘世的悠闲，菊花开透，仍有淡淡的余香，让我们若有所思地去体味……

## 张中行先生请客

提到张中行老先生，我一时觉得难以下笔。不是觉得可写的少，而是觉得可写的地方太多，所以要选哪几件来写，倒要费些踌躇了。

张中行先生原名璠，后因其字罕用，遂改今名。他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，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。他的学问识见，直到他80岁以后，才得以全面向世人铺开。他因著《负暄琐话》、《负暄续话》、《禅外说禅》、《顺生论》等著作，而在文化界形成一种景象，被评介为“书格之奇，文笔之高，为近年所罕见”。获识张老之前，我读这段文字，颇不以为然，窃以为是出版社的玄虚。但读了他的书，甚至在没有读完时，我就已经彻底被张老的文字征服了，然后极力向左右朋友推荐。以后自己的文字，也不知不觉地向行翁靠拢。每逢行翁有新作，必然一读为快。友人说我成了“张迷”，我笑而不以为怪。

这篇文章是写“请客”，所以开场寒暄之后，还要尽快收回。以下入正题。

请客，需有缘由。心中高兴，有乐事，欲与人分享，主动邀请，这是一种；或者寂寞，想听剥啄声而听不到，遂约三二好友，聚以小酌，这也是一种；至于不速之客饭前造访，或者有

约，叙谈至饭前，主人和客人都觉得饥肠辘辘，这时如果条件许可，主人提出请客，这又是一种。行翁这次请我们，我以为就是这种。

行翁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，我与出版社的李女士前去拜访。路上，李女士对从北大西门至朗润园的风景先是赞叹，后是羡慕。这也难怪，小桥流水，池塘荷叶，斑竹倩影，曲径通幽，除了公园，哪里还能找得到？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，凡间发现了，自然要惊奇。这样的环境，最适合高流名士居住。所以朗润园里，未名湖畔，与张中行比邻而居的，有季羨林、金克木、吴组湘等诸多名士。

到行翁公寓前，见他正在小径上浅吟慢行。引我们到室内，让座、沏茶，谈些约定要谈的内容。因为这篇文章要写“请客”，所以把前面的铺垫都一笔带过。于是便到午饭时间，我们起身要告辞，行翁挽留。

挽留，这是客套，打个比方说，如果人家手里只有一餐盒饭，让你说“吃些吧”，这是人家的礼仪，如果你真的去吃，那就有些不识时务了。但眼下不同，一是行翁口气坚决，态度诚恳；二是在行翁家，柴米不会缺。若按李女士的意思，是不留，我却另有打算。因为我读过行翁的《吃家乡饭》、《酒》、《食无求饱》以及其他谈论吃喝的文章，对他请客的主张和喝酒的爱好，表示极大的兴趣，说白了，我是更想验证一下。所以就点头。原以为行翁要埋锅造饭，不想他却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钞票：“我们到楼下，吃一次动口不动手的君子饭。”

楼下有一个餐厅，据说是北大的一个内部餐厅，因为里面颇多外国留学生出入。行翁问我：“你喝不喝酒？”酒，我有爱好，于是说可以喝一点。行翁让老伴拿瓶酒来，是一瓶未启封

的董酒。

到楼下，行翁点菜。菜名，现在已经记不全了，只仿佛记得有黄瓜肉片、宫爆鸡丁、鸡蛋汤等等。布了菜，依惯例，面向门口的为上席，所以行翁自然被推坐上席，我和李女士打横。因为是公共餐厅，所以一桌之上，也允许有别人。下首坐着的，是一对儿我们陌生的恋人。还因为是公共餐厅，所以人声说不上嘈杂，但彼此说话，发出的声音都要高出平常几个分贝。吃饭环境宽松，所以就要扯些家常。行翁心情好，就随意扯到了丁聪、冯亦代等，讲了不少自己和他们的私事，因为是私，所以这里也就不便多说。我后来忽然想起，行翁曾自言他是左撇子，还在《随笔》上为左撇子的优越和不便发表过高论，我和李女士就怂恿他用左手试试，行翁笑道：“我表演给你们看。”说着，把右手的筷子递到左手，并不费力地夹起一粒难度较大的花生米。我们都笑起来。

菜的味道，用行翁的话说是“还不难吃”。他的解释，即使不说，我也知道，因为我在书上见过，是“食无求饱”，所图，一是果腹，二是情调。他说：“三四个人，四五个菜，吃着聊着，留个好的回忆，这不比吆五喝六，剩下一堆菜要来的雅致？”桌子上的酒杯，不大，大概一杯能装四钱酒的样子，我给行翁斟了三杯，他并不推辞，很顺溜地喝下去，到了第四杯，他手挡住了，我就不再坚持，自斟自饮。董酒是名牌，酒劲不小，我大约喝了二两多以后，说：“行翁，你说过喜欢喝二锅头，如果现在二锅头和董酒摆在你面前，你真要挑二锅头喝吗？”说这样的话，可见我当时不仅喝酒喝得身上发热，连脑子也热起来了。幸亏行翁大度，不以为作，回答说：“我倒不走那个极端。两种酒的价钱，有悬殊，味道，也有区别，我所看中的，只是饮酒的

情调而已，如果你非要叫我回答喝哪种酒，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，因为人家给我倒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”

这使人想起启功先生说过的话，说张中行先生虽然也很喜欢玩赏古物，但是，他有的，并不去跟人家争奇斗艳，没有的，也不眼羡慕人家。我以为这种态度，往俗处说，是看得开，往雅上讲，是境界。

前面说过，餐厅里面，人来人往，彼此说话声音要高出平常几个分贝，而且刚才在行翁家，他的老伴（我们与她年龄相望 60 岁开外，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，只好撒个大网，一概称之为老人家）告诉我们，行翁有点耳背，所以我们发出的声音，更是超乎众人之上。既然声音高出众人，就不可避免的受到注意。在我们的下首坐的那对恋人，先是频频递来眼羡的目光，后来男青年忍不住悄悄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袖，轻声问道：“这位是不是张中行老先生？”我刚一点头，他便对我竖起大拇指，叹道：“我读过他很多书，那是真有学问哪！”我得意，使劲点头以表示赞同。出于礼貌，和我们素不相识的男青年不便过于打扰，适可而止地打住话头，扭脸跟女朋友窃窃私语，因为是私语，所以我不便细听，只刮进耳朵里断断续续几个字句，连缀起来，大概是向女朋友介绍对面这位大学者。停一会儿，他们起身离桌，男青年还给我一个告别的目光。其实，我知道像这位男青年一样崇敬行翁的，不是少数。我有位朋友唐君，几乎买到了行翁出版的所有著作，简直是言必称行翁，有一次，我替他求到行翁的一帧墨宝，令他狂喜不已，那条幅，他既舍不得裱，甚至也舍不得挂，如非好友，则不肯示人。北京有位靳君，自称“张中行门下的走狗”，时刻愿为张中行效犬马之劳，最为难得的是，他有见贤思齐之心，不仅熟读行翁著作，并

处处以行翁风范自励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行翁还有余兴，领我们到他称之为陋室、我们称之为雅高的书房叙谈。他称陋室，并非自谦。屋里的书桌，旧在其次，主要是小，想象不出那些博大精深的《顺生论》、《禅外说禅》和脍炙人口的“三话”是在这小小书桌上写就。书柜，也一仍其旧，但是里面的货色，却敢说价值连城，不但有明清时期的书画佳品，还有鲁迅先生的几页钞本，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名砚。行翁逐一介绍，我说不上都懂，但确实是开了眼界，长了见识，所以说是雅斋，道理也在这里。

今天的社会，经济大潮冲击着一切，我也被这股大潮冲进海里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就着苦茶，在灯下读着书卷，常常有恍如隔世之慨叹。真正的文人不多了，好在从张中行先生的身上，还能让人感受到中国文人的真正品格。



## 和萧乾先生换书

萧乾先生是著名的记者、作家、翻译家。现任中央文史馆馆长。我打通他的电话，说有一册《小树叶》，要送给他。萧老闻听，连声说道：“那我送你几本你没有的书，算做换书吧！”

这本《小树叶》，小 32 开，布面精装，繁体竖排，出版自 30 年代，是萧乾的早期散文集，我是在郑州西郊的地摊上觅见的，所喜品相尚好，虽显破旧，却别无损伤。而由于多年的颠沛迁徙，作者今天却没有这本书了，所以难怪他对这本书的感情。

次日在萧家见到先生，果然一如想象中的他，笑容可掬，高大魁梧，谈吐幽默，显得充满活力，全然不像 80 多岁的老人。他接过《小树叶》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啊，久违了！”对着书合掌作揖，拱了两拱，那神情，像个孩童得到心爱的礼物，率朴而天真。

正在里屋翻译文稿的萧乾夫人文洁若进来，轻轻地沏上香茶，萧夫人瘦小而有精神，萧乾曾在文章里多次写到她，老夫妻感情甚笃。文洁若在门外贴有一纸，大意是说萧乾容易激动，跟他谈话请勿过久，免得他劳累等等，萧乾要撕掉，文洁若不让。萧乾再拗，这次拗不过夫人，只好继续保留这字条。